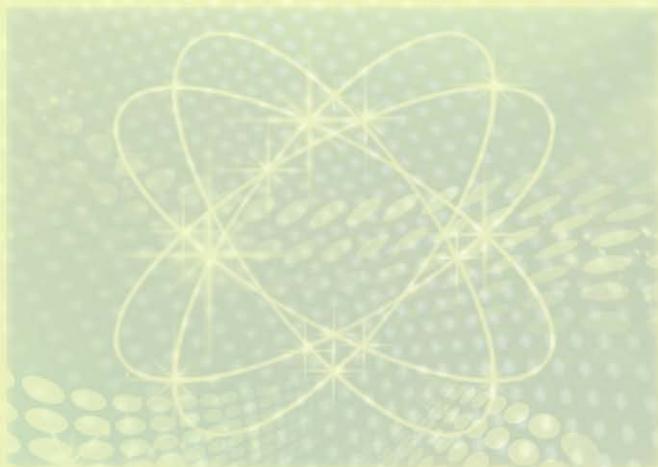


周 书



目 录

周书卷一	帝纪第一	1
周书卷二	帝纪第二	11
周书卷三	帝纪第三	23
周书卷四	帝纪第四	28
周书卷五	帝纪第五	34
周书卷六	帝纪第六	51
周书卷七	帝纪第七	65
周书卷八	帝纪第八	74
周书卷九	列传第一	79
周书卷十	列传第二	85
周书卷十一	列传第三	91
周书卷十二	列传第四	104
周书卷十三	列传第五	112
周书卷十四	列传第六	119
周书卷十五	列传第七	129
周书卷十六	列传第八	141
周书卷十七	列传第九	150
周书卷十八	列传第十	156
周书卷十九	列传第十一	161
周书卷二十	列传第十二	175
周书卷二十一	列传第十三	183
周书卷二十二	列传第十四	188
周书卷二十三	列传第十五	199
周书卷二十四	列传第十六	211
周书卷二十五	列传第十七	214
周书卷二十六	列传第十八	223

周书卷二十七	列传第十九	228
周书卷二十八	列传第二十	242
周书卷二十九	列传第二十一	256
周书卷三十	列传第二十二	269
周书卷三十一	列传第二十三	279
周书卷三十二	列传第二十四	289
周书卷三十三	列传第二十五	297
周书卷三十四	列传第二十六	307
周书卷三十五	列传第二十七	317
周书卷三十六	列传第二十八	331
周书卷三十七	列传第二十九	344
周书卷三十八	列传第三十	355
周书卷三十九	列传第三十一	365
周书卷四十	列传第三十二	374
周书卷四十一	列传第三十三	387
周书卷四十二	列传第三十四	399
周书卷四十三	列传第三十五	412
周书卷四十四	列传第三十六	418
周书卷四十五	列传第三十七	429
周书卷四十六	列传第三十八	439
周书卷四十七	列传第三十九	445
周书卷四十八	列传第四十	456
周书卷四十九	列传第四十一	472
周书卷五十	列传第四十二	484

周书卷一 帝纪第一

文帝上

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讳泰，字黑獭，代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徙居朔野。有葛乌菟者，雄武多算略，鲜卑慕之，奉以为主，遂总十二部落，世为大人。其后曰普回，因狩得玉玺三纽，有文曰皇帝玺，普回心异之，以为天授。其俗谓天曰宇，谓君曰文，因号宇文国，并以为氏焉。

普回子莫那，自阴山南徙，始居辽西，是曰猷侯，为魏舅生之国。九世至侯豆归，为慕容晁所灭。其子陵仕燕，拜驸马都尉，封玄菟公。魏道武将攻中山，陵从慕容宝御之。宝败，陵率甲骑五百归魏，拜都牧主，赐爵安定侯。天兴初，徙豪杰于代都，陵随例迁武川焉。陵生系，系生韬，并以武略称。韬生肱。肱任有侠有气干。正光末，沃野镇人破六汗拔陵作乱，远近多应之。其伪署王卫可孤徒党最盛，肱乃纠合乡里斩可孤，其众乃散。后避地中山，遂陷于鲜于修礼。修礼令肱还统其部众。后为定州军所破，歿于阵。武成初，追尊曰德皇帝。太祖，德皇帝之少子也。母曰王氏，孕五月，夜梦抱子升·天，纔不至而止。

寤而告德皇帝，德皇帝喜曰：「虽不至天，贵亦极矣。」生而有黑气如盖，下覆其身。及长，身長八尺，方顙广额，美须髯，发长委地，垂手过膝，背有黑子，宛转若龙盘之形，面有紫光，人望而敬畏之。少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业，轻财好施，以交结贤士大夫。

少随德皇帝在鲜于修礼军。及葛荣杀修礼，太祖时年十八，荣遂任以将帅。太祖知其无成，与诸兄谋欲逃避，计未行，会尔朱荣擒葛荣，定河北，太祖随例迁晋阳。荣以太祖兄弟雄杰，惧或异己，遂托

以他罪，诛太祖第三兄洛生，复欲害太祖。太祖自理家冤，辞旨慷慨，荣感而免之，益加敬待。

孝昌二年，燕州乱，太祖始以统军从荣征之。先是，北海王颢奔梁，梁人立为魏主，令率兵入洛。魏孝庄帝出居河内以避之。荣遣贺拔岳讨颢，仍迎孝庄帝。

太祖与岳有旧，乃以别将从岳。及孝庄帝反正，以功封宁都子，邑三百户，迁镇远将军、步兵校尉。

万俟丑奴作乱关右，孝庄帝遣尔朱天光及岳等讨之，太祖遂从岳入关，先锋破伪行台尉迟菩萨等。及平丑奴，定陇右，太祖功居多，迁征西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增邑三百户，加直阁将军，行原州事。时关陇寇乱，百姓凋残，太祖抚以恩信，民皆悦服。咸喜曰：「早值宇文使君，吾等岂从逆乱。」太祖尝从数骑于野，忽闻箫鼓之音，以问从人，皆云莫之闻也。

普泰二年，尔朱天光东拒齐神武，留弟显寿镇长安。秦州刺史侯莫陈悦为天光所召，将军众东下。岳知天光必败，欲留悦共图显寿，而计无所出。太祖谓岳曰：「今天光尚迹，悦未有二心，若以此事告之，恐其惊惧，然悦虽为主将，不能制物，若先说其众，必人有留心。进失尔朱之期，退恐人情变动，乘·此说悦，事无不遂。」岳大喜，即令太祖入悦军说之，悦遂不行。乃相率袭长安，令太祖轻骑为前锋。太祖策显寿怯懦，闻诸军将至，必当东走，恐其远遁，乃倍道兼行。

显寿果已东走，追至华山，擒之。

太昌元年，岳为关西大行台，以太祖为左丞，领岳府司马，加散骑常侍。事无巨细，皆委决焉。

齐神武既破尔朱，遂专朝政。太祖请往观之。既至并州，齐神武问岳军事，太祖口对雄辩，齐神武以为非常人，欲留之。太祖诡陈忠

款，乃得反命，遂星言就道。齐神武果遣追之，至关，不及。太祖还谓岳曰：「高欢非人臣也。逆谋所以未发者，惮公兄弟耳。然凡欲立大功，匡社稷，未有不因地势，总英雄，而能克成者也。侯莫陈悦本实庸材，遭逢际会，遂叨任委，既无忧国之心，亦不为高欢所忌。但为之备，图之不难。今费也头控弦之骑不下一万，夏州刺史斛拔弥俄突胜兵之士三千余人，及灵州刺史曹泥，并恃其僻远，常怀异望。河西流民纡豆陵伊利等，户口富实，未奉朝风。今若移军近陇，扼其要害，示之以威，服之以德，即可收其士马，以实吾军。西辑氐羌，北抚沙塞，还军长安，匡辅魏室，此桓文举也。」岳大悦，复遣太祖诣阙请事，密陈其状。魏帝深纳之。加太祖武卫将军，还令报岳。岳遂引军西次平凉，谋于其众曰：「夏州邻接寇贼，须加绥抚，安得良刺史以镇之？」众皆曰：「宇文左丞即其人也。」岳曰：「左丞吾之左右手也，如何可废。」沉吟累日，乃从众议。于是表太祖为使持节、武卫将军、夏州刺史。太祖至州，伊利望风款附，而曹泥犹通使于齐神武。

魏永熙三年春正月，岳欲讨曹泥，遣都督赵贵至夏州与太祖计事。太祖曰：「曹泥孤城阻远，未足为忧。侯莫陈悦怙众密迹，贪而无信，必将为患，愿早图之。」岳不听，遂与悦俱讨泥。二月，至于河曲，岳果为悦所害。其士众散还平凉，唯大都督赵贵率部曲收岳尸还营。于是三军未有所属，诸将以都督寇洛年最长，相与推洛以总兵事。洛素无雄略，威令不行，乃谓诸将曰：「洛智能本阙，不宜统御，近者迫于群议，推相摄领，今请避位，更择贤材。」于是赵贵言于众曰：「元帅忠公尽节，暴于朝野，勋业未就，奄罹凶酷。岂唯国丧良宰，固亦众无所依。必欲纠合同盟，复讎雪耻，须择贤者，总统诸军。举非其人，则大事难集，虽欲立忠建义，其可得乎。窃观宇文夏州，英

姿不世，雄谟冠时，远迹归心，士卒用命。加以法令齐肃，赏罚严明，真足恃也。今若告丧，必来赴难，因而奉之，则大事集矣。」诸将皆称善。乃命赫连达驰至夏州，告太祖曰：「侯莫陈悦不顾盟誓，弃恩背德，贼害忠良，群情愤惋，控告无所。公昔居管辖，恩信着闻，今无小无大，咸愿推奉。众之思公，引日成岁，愿勿稽留，以慰众望也。」太祖将赴之，夏州吏民咸泣请曰：「闻悦今在（永）（水）洛，去平凉不远。若已有贺拔公之众，则图之实难。愿且停留，以观其变。」太祖曰：「悦既害元帅，自应乘势直据平凉，而反越赳，屯兵水洛，吾知其无能为也。且难得易失者时也，不俟终日者几也，今不早赴，将恐众心自离。」都督弥姐元进规欲应悦，密图太祖。事发，斩之。

太祖乃率帐下轻骑，驰赴平凉。时齐神武遣长史侯景招引岳众，太祖至安定，遇之，谓景曰：「贺拔公虽死，宇文泰尚存，卿何为也？」景失色，对曰：「我犹箭耳，随人所射，安能自裁。」景于此即还。太祖至平凉，哭岳甚恻。将士且悲且喜曰：「宇文公至，无所忧矣。」

于时，魏孝武帝将图齐神武，闻岳被害，遣武卫将军元毗宣旨慰劳，追岳军还洛阳。毗到平凉，会诸将已推太祖。侯莫陈悦亦被敕追还，悦既附齐神武，不肯应召。太祖谓诸将曰：「侯莫陈悦枉害忠良，复不应诏命，此国之大贼，岂可容之！」乃命诸军戒严，将以讨悦。

及元毗还，太祖表于魏帝曰：「臣前以故关西大都督臣岳，竭诚奉国，横罹非命，三军丧气，朝野痛惜。都督寇洛等，衔冤茹戚，志雪讎耻。以臣昔同幕府，苦赐要结。臣便以今月十四日，轻来赴军，当发之时，已有别表，既为众情所逼，权掌兵事。诏召岳军入京，此乃为国良策。但高欢之众，已至河东，侯莫陈悦犹在水洛。况此军士

多是关西之人，皆恋乡邑，不愿东下。今逼以上命。悉令赴关，悦蹶其后，欢邀其前，首尾受敌，其势危矣。臣殒身王事，诚所甘心，恐败国殄人，所损更大。乞少停缓，更思后图，徐事诱导，渐就东引。」太祖志在讨悦，而未测朝旨，且兵众未集，假此为词。因与元毗及诸将刑牲盟誓，同奖王室。

初，贺拔岳营于河曲，有军吏独行，忽见一老翁，须眉皓素，谓之曰：「贺拔岳虽复据有此众，然终无所成。当有一字文家从东北来，后必大盛。」言讫不见。此吏恒与所亲言之，至是方验。

魏帝诏太祖曰：「贺拔岳既殒，士众未有所归，卿可为大都督，即相统领。知欲渐就东下，良不可言。今亦征侯莫陈悦士马入京。若其不来，朕当亲自致罚。宜体此意，不过淹留。」太祖又表曰：「侯莫陈悦违天逆理，酷害良臣，自以专戮罪重，不恭诏命，阻兵水洛，强梁秦陇。臣以大宥既班，忍抑私憾，频问悦及都督可朱浑元等归阙早晚，而悦并维繫使人，不听反报。观其指趣，势必异图。臣正为此，未敢自拔。兼顺众情，乞少停缓。」太祖乃与悦书责之曰：顷者正光之末，天下沸腾，尘飞河朔，雾塞荆沔。故将军贺拔公攘袂勃起，志宁宇县。授戈南指，拯皇灵于已坠；拥旄西迈，济百姓于沦胥。西顾无忧，繫公是赖。勋茂赏隆，遂征关右。此乃行路所知，不籍一二谈也。

君实名微行薄，本无远量。故将军降迁高之志，笃汇征之理，乃申启朝廷，荐君为陇右行台。朝议以君功名阙然，未之许也。遂频频请谒，至于再三。天子难违上将，便相听许。是亦遐迹共知，不复烦之翰墨。纵使木石为心，犹当知感；况在生灵，安能无愧。加以王室多故，高氏专权，主上虚心，寄隆晋郑。君复与故将军同受密旨，屡结盟约，期于毕力，共匡时难。而貌恭心狠，妒胜嫉贤，口血未干，

匕首已发。协党国贼，共危本朝，孤恩负誓，有膺面目。岂不上畏于天，下惭于地！吾以弱才，猥当藩牧，蒙朝廷拔擢之恩，荷故将军国士之遇。闻问之日，魂守惊驰。便陈启天朝，暂来奔赴，众情所推，遂当戎重。比有敕旨，召吾还阙，亦有别诏，令君入朝。虽操行无闻，而年齿已宿。今日进退，唯君是视。君若督率所部，自山陇东迈，吾亦总勒师徒，北道还阙。共追廉、蔺之迹，同慕寇、贾之风。如其首鼠两端，不时奉诏，专戮违旨，国有常刑，枕戈坐甲，指日相见。幸图利害，无貽噬脐。

悦既惧太祖谋己，诈为诏书与秦州刺史万俟普拔，令与悦为党援。普拔疑之，封诏以呈太祖。太祖表之曰：「臣自奉诏总平凉之师，责重忧深，不遑启处。训兵秣马，唯思竭力。前以人恋本土，侯莫陈悦窥窬进退，量度且宜住此。今若召悦授以内官，臣列旆东辕，匪朝伊夕。朝廷若以悦堪为边扞，乞处以瓜、凉一藩。不然，则终致猜虞，于事无益。」

初，原州刺史史归为岳所亲任，河曲之变，反为悦守。悦遣其党王伯和、成次安将兵二千人助归镇原州。太祖遣都督侯莫陈崇率轻骑一千袭归，擒之，并获次安、伯和等，送于平凉。太祖表崇行原州事。万俟普拔又遣其将叱干保洛领二千骑来从军。

三月，太祖进军至原州。众军悉集，谕以讨悦之意，士卒莫不怀愤。太祖乃表曰：「臣闻誓死酬恩，覆宗报主，人伦所急，赴蹈如归。自大都督臣岳歿后，臣频奉诏还阙，秣马戒途，志不俟旦。直以督将已下，咸称贺拔公视我如子，今讎耻未报，亦何面目以处世间，若得一雪冤酷，万死无恨。且悦外附强臣，内违朝旨。臣今上思逐恶之志，下遂节士之心，冀仗天威，为国除害。小违大顺，实在兹辰。克定之后，伏待斧钺。」

夏四月，引兵上陇，留兄子导为都督，镇原州。太祖军令严肃，秋毫无犯，百姓大悦。识者知其有成。军出木峡关，大雨雪，平地二尺。太祖知悦怯而多猜，乃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悦果疑其左右有异志者，左右亦不安，众遂离贰。闻大军且至，退保略阳，留万余人据守水洛。太祖至水洛，命围之，城降。太祖即率轻骑数百趣略阳，以临悦军，悦大惧，乃召其部将议之。皆曰「此锋不可当」，劝悦退保上邽以避之。时南秦州刺史李弼亦在悦军，乃间道遣使，请为内应。其夜，悦出军，军中自惊溃，将卒或相率来降。太祖纵兵奋击，大破之。虏获万余人，马八千疋。悦与其子弟及麾下数十骑遁走。太祖曰：「悦本与曹泥应接，不过走向灵州。」乃令原州都督导邀其前，都督贺拔颖等追其后。导至牵屯山追及悦，斩之。太祖入上邽，收悦府库，财物山积，皆以赏士卒，毫厘无所取。左右窃一银镂瓮以归，太祖知而罪之，即（割）〔剖〕赐将士，众大悦。时凉州刺史李叔仁为其民所执，举州骚扰。宕昌羌梁（企）〔企〕定引吐谷浑寇金城。渭州及南秦州氐、羌连结，所在蜂起。南岐至于瓜、鄯，跨州据郡者，不可胜数。太祖乃令李弼镇原州，夏州刺史拔也悉蚝镇南秦州，渭州刺史可朱浑元还镇渭州，卫将军赵贵行秦州事。征豳、泾、东秦、岐四州粟以给军。

齐神武闻秦陇克捷，乃遣使于太祖，甘言厚礼，深相倚结。太祖拒而不纳。时齐神武已有异志，故魏帝深仗太祖。乃征二千骑镇东雍州，助为声援，仍令太祖稍引军而东。太祖乃遣大都督梁御率步骑五千镇河、渭合口，为图河东之计。太祖之讨悦也，悦遣使请援于齐神武，神武使其都督韩轨将兵一万据蒲阪，而雍州刺史贾显送船与轨，请轨兵入关。太祖因梁御之东，乃逼召显赴军。御遂入雍州。

魏帝遣著作郎姚幼瑜持节劳军，进太祖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关西大都督、略阳县公，承制封拜，使持节如故。于是以寇洛为泾州刺史，李弼为秦州刺史，前略阳郡守张献为南岐州刺史。卢待伯拒代，遣轻骑袭擒之，待伯自杀。时魏帝方图齐神武，又遣征兵。太祖乃令前秦州刺史骆超为大都督，率轻骑一千赴洛。进授太祖兼尚书仆射、关西大行台，余官封如故。太祖乃传檄方镇曰：盖闻阴阳递用，盛衰相袭，苟当百六，无间三五。皇家创历，陶铸苍生，保安四海，仁育万物。运距孝昌，屯沴屡起，陇、冀骚动，燕、河狼顾。虽灵命重启，荡定有期，而乘衅之徒，因生羽翼。

贼臣高欢，器识庸下，出自舆皂，罕闻礼义，直以一介鹰犬，效力戎行，膺冒恩私，遂阶荣宠。不能竭诚尽节，专挟奸回，乃劝尔朱荣行兹篡逆。及荣以专政伏诛，世隆以凶党外叛，欢苦相敦勉，令取京师。又劝吐万儿复为弑虐，暂立建明，以令天下，假推普泰，欲窃威权。并归废斥，俱见酷害。于是称兵河北，假讨尔朱，亟通表奏，云取谗贼。既行废黜，遂将篡弑。以人望未改，恐鼎镬交及，乃求宗室，权允人心。天方与魏，必将有主，翊戴圣明，诚非欢力。而欢阻兵安忍，自以为功。广布腹心，跨州连郡，端揆禁闼，莫非亲党。皆行贪虐，寔毓生人。而旧将名臣，正人直士，横生疮痍，动挂网罗。故武卫将军伊琳，清贞刚毅，禁旅攸属；直阁将军鲜于康仁，忠亮骁杰，爪牙斯在：欢收而戮之，曾？闻奏。司空高干，是其党与，每相影响，谋危社稷。但以奸志未从，恐先泄漏，乃密白朝廷，使杀高干，方哭对其弟，称天子横戮。孙腾、任祥，欢之心膂，并使入居枢近，伺国间隙，知欢逆谋将发，相继逃归，欢益加抚待，亦无陈白。

然欢入洛之始，本有奸谋。令亲人蔡口作牧河、济，厚相恩贍，以为东道主人。故关西大都督、清水公贺拔岳，勋德隆重，兴亡攸寄，

欢好乱乐祸，深相忌毒，乃与侯莫陈悦阴谋陷害。幕府以受律专征，便即讨戮。欢知逆状已露，稍怀旅距，遂遣蔡口拒代，令窦泰佐之。又遣侯景等云向白马，辅世珍等径趣石济，高隆之、疋娄昭等屯据壶关，韩轨之徒拥众蒲阪。于是上书天子，数论得失，訾毁乘舆，威侮朝廷。藉此微庸，冀兹大宝。溪壑可盈，祸心不测。或言径赴荆楚，开疆于外；或言分诣伊洛，取彼谗人；或言欲来入关，与幕府决战。今圣明御运，天下清夷，百寮师师，四隩来暨。人尽忠良，谁为君侧？而欢威福自己，生是乱阶，缉构南箕，指鹿为马，包藏凶逆，伺我神器。是而可忍，孰不可容！

幕府折冲宇宙，亲当受脤，锐师百万，彀骑千群，裹粮坐甲，唯敌是俟，义之所在，糜躯匪愆。况频有诏书，班告天下，称欢逆乱，征兵致伐。今便分命将帅，应机进讨。或趣其要害，或袭其窟宅，电绕蛇击，雾合星罗。而欢违负天地，毒被人鬼，乘此扫荡，易同俯拾。欢若渡河，稍逼宗庙，则分命诸将，直取并州，幕府躬自东辕，电赴伊洛；若固其巢穴，未敢发动，亦命群帅，百道俱前，轘裂贼臣，以谢天下。

其州镇郡县，率土人黎，或州乡冠冕，或勋庸世济，并宜舍逆归顺，立效军门。封赏之科，已有别格。凡百君子，可不勉欤。太祖谓诸将曰：「高欢虽智不足而诈有余，今声言欲西，其意在入洛。吾欲令寇洛率马步万余，自泾州东引；王罟率甲士一万，先据华州。欢若西来，王罟足得抗拒；如其入洛，寇洛即袭汾晋。吾便速驾，直赴京邑。使其进有内顾之忧，退有被蹶之势。一举大定，此为上策。」众咸称善。

秋七月，太祖帅众发自高平，前军至于弘农。而齐神武稍逼京邑，魏帝亲总六军，屯于河桥，令左卫元斌之、领军斛斯椿镇武牢，遣使

告太祖。太祖谓左右曰：「高欢数日行八九百里，晓兵者所忌，正须乘便击之。而主上以万乘之重，不能决战，方缘津据守。且长河万里，扞御为难，若一处得度，大事去矣。」即以大都督赵贵为别道行台，自蒲阪济，趣并州。遣大都督李贤将精骑一千赴洛阳。

会斌之与斛斯椿争权不协，斌之遂弃椿还，给帝云：「高欢兵至。」

七月丁未，帝遂从洛阳率轻骑入关，太祖备仪卫奉迎，谒见东阳驿。太祖免冠泣涕谢曰：「臣不能式遏寇虐，遂使乘輿迁幸。请拘司败，以正刑书。」帝曰：

「公之忠节，曝于朝野。朕以不德，负乘致寇。今日相见，深用厚颜。责在朕躬，无劳谢也。」乃奉帝都长安。披草莱，立朝廷，军国之政，咸取太祖决焉。仍加授大将军、雍州刺史，兼尚书令，进封略阳郡公，别置二尚书，随机处分，解尚书仆射，余如故。太祖固让，诏敦谕，乃（授）〔受〕。初，魏帝在洛阳，许以冯翊长公主配太祖，未及结纳，而帝西迁。至是，诏太祖尚之，拜驸马都尉。

八月，齐神武袭陷潼关，侵华阴。太祖率诸军屯霸上以待之。齐神武留其将薛瑾守关而退。太祖乃进军讨瑾，虏其卒七千，还长安，进位丞相。

冬十月，齐神武推魏清河王亶子善见为主，徙都于邺，是为东魏。

十一月，遣仪同李虎与李弼、赵贵等讨曹泥于灵州，虎引河灌之。明年，泥降，迁其豪帅于咸阳。

闰十二月，魏孝武帝崩。太祖与群公定策，尊立魏南阳王宝炬为嗣，是为文皇帝。

周书卷二 帝纪第二

文帝下

魏大统元年春正月己酉，进太祖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大行台，改封安定郡王。太祖固让王及录尚书事，魏帝许之，乃改封安定郡公。东魏遣其将司马子如寇潼关，太祖军霸上，子如乃回军自蒲津寇华州，刺史王罽击走之。三月，太祖以戎役屡兴，民吏劳弊，乃命所司斟酌今古，参考变通，可以益国利民便时适治者，为二十四条新制，奏魏帝行之。

二年春三月，东魏袭陷夏州，留其将张琼、许和守之。夏五月，秦州刺史、建中王万俟普拔率所部叛入东魏。太祖勒轻骑追之，至河北千余里，不及而还。

三年春正月，东魏寇龙门，屯军蒲阪，造三道浮桥度河。又遣其将窦泰趣潼关，高敖曹围洛州。太祖出军广阳，召诸将曰：「贼今倚吾三面，又造桥于河，示欲必渡，是欲缀吾军，使窦泰得西入耳。久与相持，其计得行，非良策也。且欢起兵以来，泰每为先驱，其下多锐卒，屡胜而骄。今出其不意，袭之必克。克泰则欢不战而自走矣。」诸将咸曰：「贼在近，舍而远袭，事若蹉跌，悔无及也。」

太祖曰：「欢前再袭潼关，吾军不过霸上。今者大来，兵未出郊。贼顾谓吾但自守耳，无远斗意。又狃于得志，有轻我之心。乘此击之，何往不克。贼虽造桥，不能径渡。此五日中，吾取窦泰必矣。公等勿疑。」庚戌，太祖率骑六千还长安，声言欲保陇右。辛亥，谒帝而潜出军。癸丑旦，至小关。窦泰卒闻军至，惶惧，依山为阵，未及成列，太祖纵兵击破之，尽俘其众万余人。斩泰，传首长安。高敖曹适陷洛州，执刺史泉企，闻泰之歿，焚辎重弃城走。齐神武亦撤桥而退。企子元礼寻复洛州，斩东魏刺史杜密。太祖还军长安。

六月，遣仪同于谨取杨氏壁。太祖请罢行台，帝复申前命，太祖受录尚书事，余固让，乃止。秋七月，征兵会咸阳。

八月丁丑，太祖率李弼、独孤信、梁御、赵贵、于谨、若干惠、怡峰、刘亮、王德、侯莫陈崇、李远、达奚武等十二将东伐。至潼关，太祖乃誓于师曰：「与尔有众，奉天威，诛暴乱。惟尔士，整尔甲兵，戒尔戎事，无贪财以轻敌，无暴民以作威。用命则有赏，不用命则有戮。尔众士其勉之。」遣于谨居军前，徇地至盘豆。东魏将高叔礼守栅不下，谨急攻之，乃降。获其戍卒一千，送叔礼于长安。戊子，至弘农。东魏将高干、陕州刺史李徽伯拒守。于时连雨，太祖乃命诸军冒雨攻之。庚寅，城溃，斩徽伯，虏其战士八千。高干走度河，令贺拔胜追擒之，并送长安。于是宜阳、邵郡皆来归附。先是河南豪杰多聚兵应东魏，至是各率所部来降。

齐神武惧，率众十万出壶口，趋蒲阪，将自后土济。又遣其将高敖曹以三万人出河南。是岁，关中饥。太祖既平弘农，因馆谷五十余日。时战士不满万人，闻齐神武将度，乃引军入关。齐神武遂度河，逼华州。刺史王罽严守。知不可攻，乃涉洛，军于许原西。太祖据渭南，征诸州兵皆〔未〕会。乃召诸将谓之曰：「高欢越山度河，远来至此，天亡之时也。吾欲击之何如？」诸将咸以众寡不敌，请待欢更西，以观其势。太祖曰：「欢若得至咸阳，人情转骚扰。今及其新至，便可击之。」即造浮桥于渭，令军人赍三日粮，轻骑度渭，辎重自渭南夹渭而西。冬十月壬辰，至沙苑，距齐神武军六十余里。齐神武闻太祖至，引军来会。

癸巳旦，候骑告齐神武军且至。太祖召诸将谋之。李弼曰：「彼众我寡，不可平地置阵。此东十里有渭曲，可先据以待之。」遂进军至渭曲，背水东西为阵。李弼为右拒，赵贵为左拒。命将士皆偃戈于

葭芦中，闻鼓声而起。申时，齐神武至，望太祖军少，竞驰而进，不为行列，总萃于左军。兵将交，太祖鸣鼓，士皆奋起。

于谨等六军与之合战，李弼等率铁骑横击之，绝其军为二队，大破之，斩六千余级，临阵降者二万余人。齐神武夜遁，追至河上，复大克获。前后虏其卒七万。

留其甲士二万，余悉纵归。收其辎重兵甲，献俘长安。还军渭南，于是所征诸州兵始至。乃于战所，准当时兵士，人种树一株，以旌武功。进太祖柱国大将军，增邑并前五千户。李弼等十二将亦进爵增邑。并其下将士，赏各有差。

遣左仆射、冯翊王元季海为行台，与开府独孤信率步骑二万向洛阳；洛州刺史李显趋荆州；贺拔胜、李弼渡河围蒲阪。牙门将高子信开门纳胜军，东魏将薛崇礼弃城走，胜等追获之。太祖进军蒲阪，略定汾、绛。于是许和杀张琼以夏州降。初，太祖自弘农入关后，东魏将高敖曹围弘农，闻其军败，退守洛阳。独孤信至新安，敖曹复走度河，信遂入洛阳。东魏颍川长史贺若统与密县人张俭执刺史田迅举城降。荥阳郑荣业、郑伟等攻梁州，擒其刺史鹿永吉；清河人崔彦穆、檀琛攻荥阳，擒其郡守苏定：皆来附。自梁、陈已西，将吏降者相属。

于是东魏将尧雄、赵育、是云宝出颍川，欲复降地。太祖遣仪同宇文贵、梁迁等逆击，大破之。赵育来降。东魏复遣将任祥率河南兵与雄合，仪同怡峰与贵、迁等复击破之。又遣都督韦孝宽取豫州。是云宝杀其东扬州刺史那（桩）〔椿〕，以州来附。四年春三月，太祖率诸将入朝。礼毕，还华州。

七月，东魏遣其将侯景、犀狄干、高敖曹、（元）〔韩〕轨、可朱浑元、莫多娄贷文等围独孤信于洛阳。齐神武继其后。先是，魏帝将幸洛阳拜园陵，会信被围，诏太祖率军救信，魏帝亦东。八月庚寅，

太祖至谷城，莫多娄贷文、可朱浑元来逆，临阵斩贷文，元单骑遁免，悉虏其众送弘农。遂进军灋东。是夕，魏帝幸太祖营，于是景等夜解围去。

及旦，太祖率轻骑追之，至于河上。景等北据河桥，南属邙山为阵，与诸军合战。

太祖马中流矢，惊逸，遂失所之，因此军中扰乱。都督李穆下马授太祖，军以复振。于是大捷，斩高敖曹及其仪同李猛、西兖州刺史宋显等，虏其甲士一万五千，赴河死者以万数。是日置阵既大，首尾悬远，从旦至未，战数十合，氛雾四塞，莫能相知。独孤信、李远居右，赵贵、怡峰居左，战并不利，又未知魏帝及太祖所在，皆弃其卒先归。开府李虎、念贤等为后军，遇信等退，即与俱还。由是乃班师，洛阳亦失守。大军至弘农，守将皆已弃城西走。所虏降卒在弘农者，因相与闭门拒守。

进攻拔之，诛其魁首数百人。

大军之东伐也，关中留守兵少，而前后所虏东魏士卒，皆散在民间，乃谋为乱。及李虎等至长安，计无所出，乃与公卿辅魏太子出次渭北。关中大震恐，百姓相剽劫。于是沙苑所俘军人赵青雀、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青雀据长安子城，伏德保咸阳，与太守慕容思庆各收降卒，以拒还师。长安大城民皆相率拒青雀，每日接战。魏帝留止闾乡，遣太祖讨之。长安父老见太祖至，悲且喜曰：「不意今日复得见公！」士女咸相贺。华州刺史导率军袭咸阳，斩思庆，擒伏德，南度渭与太祖会攻青雀，破之。太傅梁景睿先以疾留长安，遂与青雀通谋，至是亦伏诛。关中于是乃定。魏帝还长安，太祖复屯华州。冬十一月，东魏将侯景攻陷广州。